

分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汪司馬

前月晤長君謂公儼以茲月初出襁中於錢塘候奠
譚司馬真巨卿高誼比會梁舍人知譚公輟輶以旦
夕至絮酒竣酌當返第吳門一衣帶水能扁舟見過
增此間泉石色乎弇園雖小伏雌斗酒可佐一月歡
弟却買舡艣侍几杖東西成汗漫游也秋氣漸澄紫

蟹黃雀在在不乏幸母失之家弟計六出都門吳明卿昨寄音似亦有中散駕合并之樂於遲晚尤深邇來見邸報事事佳夷夏賓晏無逾此時所歉者日望臥龍之出以安吾曹於蝸殼而追鋒尚未下何也知不足動鸛雛一顧聊及之耳不腆食物敢犒從者仰祈麾頓爲荷

又

得太夫人之訃而報書時屬以乞骸疏尼公車不克上簡書既迫狼狽就道然亦妄自意抵建業後所使人能兼日豚膏糲糗可以無變薌澤而道爲二君子

所妬歸則二豎子亦隨而凌之然寢喻亦不能忘
事也公所具行狀創奇而指妙得未曾有太夫人足
不朽矣即僕亦欲有所效能無小巫之索乎哉僕之
出處故是人口頰中物但生平無聲色奉今橫以見
汗有所不堪耳忽出之忽還之造物者似有見侮意
然出不能三舍而返昔人謂一官轉首若夢幻然今
猶幸未成夢也子與暴亡不能及一語後事竟無子
而舊稱子者自以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蒿目
向相與贈和六子乃子與于鱗茂秦公實子相及僕
耳是五人者皆化去爲異物僅一碩果耳

張長公

固戚焉在疚然上以奉老伯父下撫愛弟爲天下文苑立赤幟千秋之軀強粥自愛僕比飲噉不甚減和爽差王而筋骨不稱且作老衲子行逕矣田畝少於鄭公業白若甌脫官逋迫緊酒器悉落典家手方謀謝客減冗食而不能以語人即語人又誰信者明卿數欲買舟游吳而臨發輒有阻爲子與當不免一行矣夢章薌帛敬授一介外近作及哭子與一帋附覽不一

又

汪山人禹乂來得手教知強粥讀禮不以減性爲老

伯父原與君復有內戚誰爲治溢米者可念
踈懶日積色根已斷第不能却酒肉以此尚遠津梁
耳子與殘客乍退少作嬈者唯遠書日進督責文通
甚苦所謂自貽伊戚如何如何今天下以公一言爲
赤幘然元禮謾謾人尚未敢有狎也禹又短髮矣而
心甚長句不得眼篇不得尾當令曹子念商之業已
爲作序第不知能使我舌覆鼻否汪惟一遂欲以身
代徐氏子乞墓文似非體侯詠至當令具狀與幣拜
門下以祈不朽也家弟在豫章頗習吏今年吳中大
水吾州僅猶有乾地然是一島夷耳元蜀武

以爲百口笑公或未肯信也禹又去附此不一

又

世貞備乏郎鎮時檢橐中稿忽失數卷竟日惘惘不
樂已得之他所乃歎曰是不足愛也而不能割奈何
會以不携家故有羨廩而其地饒梓乃屬梓人削之
聊以藏家塾備遺忘而已而爲親知者所伺強之又
不能闕誠知其礙唏息召謠詠然而不敢自悔者彈
射之所加雖黃之所被尚足受而能改也豈其敢謂
一家言以希後世名而執事海內龍門也片言華采
疇不悉之且僕素獲幸於執事又疇不悉之執事以

僕之幸而過賞其言海內以執事之賞而信僕言大
惠也以僕之言而累執事明大罪也以故雖一及之
牘末謀之次君然而不敢專价布幣以啓者有此懼
也乃執事忽然惠賜啓械之際知爲叙言踊躍絕倒
即牘未既驚惶悚仄汗涔涔下矣執事謂漢以長沙
嚆矢兩司馬加盛焉而明則北地肩長沙僕與于鱗
肩兩司馬又謂兩司馬於詩書之教不相兼而于鱗
兼之又謂于鱗不盡得僕廣而僕問一二企于鱗詣
者則是僕遂抗膺而蹤古人也天下固已悉執事之
幸僕矣僕尚一二僥倖執事之賞以苟有稱其以僕

不腆辭而波及執事者能無八九也雖然執事美
矣盡善矣論篤矣縱令天下後世盡廢僕言不能廢
執事叙也曹子桓知文章不朽盛事而不能令思王
公幹輩潤色品定之乃區區致銜結於成侯之玖玉
僕嘗快其不倫今於執事百世感當何如也辱委伯
母誌銘非不欲有所效然狀筆之爲春秋孔氏也非
呂氏也其何能加焉勉具草焚薶拜而進之其加筆
削而後登石烈女事奇甚傳又奇甚此皆貞所借而
不朽者也不腆另具統惟鑒納幸甚

又

掩關日忽次君來以公之手書及大幣至因得展跪
問太公安及公孝履良慰不佞所次太夫人誌銘以
懼公狀都不成語乃至災石能無媿也弟爲七情所
鑿一行尸耳而天慈見憫證遇非凡故知真誥所紀
語語皆實恨根鈍障深未有以仰承之公多生中法
器也靜中亦自一返照否次君折節禪門數叅龍象
已非昔日仲淹矣主人見弓影而病安能以杯勺因
客公毋慮也公既以許表仲蔚墓即延陵劍諾矣安
能以一切相例盲子方用幣於公次君便宜却其二
布餘書刻香匣惟少慰其誠幸甚目疾不能執筆亮

之亮之

又

次君行後爲仲蔚請不朽計當已達矣青鳥晏生者
持公札見示方爲二豎子把頭足展轉一荒園目曠
齒擊不能讀且蝸廬螳封兩已成無所復勞之爲治
裝及稱之一二友生處小不落莫行色耳公禪除計
已及期日侍太公杖屨無起色弟如宗社蒼生何弟
厭苦此六尺身受役三寸管初賣作佛家奴近乃轉
徙稱道民惠子五車不啻作龐居士輦置海矣公長
於弟一歲固自松栢亦宜少斟酌鴟夷子皮汎五湖

客江淮間小侯倔彊可也弟於九月入精舍欲焚香
筆硯僅留一管以薦公珠玉側而未覩全篋是以遲
遲然異日終不敢負舊戍陳生感恩造云欲奉謁龍
門貪附一信不覺縷縷秋氣初深加飧自愛

又

戍卒自饒中歸得次君報札云小豎咄咄來病君子
且遠竄矣尋次君之紹者來拜教亦如之玄冥行夏
令武安頻陽之虜遍江介雖僕與元馭文幾不免焉
入園氣乃小得舒耳先師云期以重九日揮手辭
萬衆刹那立化有辭世歌不知即老丈所傳者不又

自贊六語往往類懸識者不若所荅諸善知識學人
數十種皆精切至理如六祖禪又如大醫王藥也承
獻歲欲見訪紫氣北來肉眼尚能識之第茲時恐拜
新命前茅所指當不罪野人以野服見也比為元馭
屬草 先師傳得萬餘言其事頗詳覈不經化工筆
恐不足稱也更五日可脫桎無及矣後當致之公能
有意否僕已棄家兒子輩團焦中一瓢一緇損餉洪
涯先生物既不可却復無可酬如何如何大集完者
即不敢以例及不文辭糠粃之導也冬寒自愛

又

沈君與大史來謁辭師龕而後北首沾沾得御元祚
云臥齋閣者五日公拏舟送之可得六十里幾欲同
載至吳閭以糧盡而返此君自負相法出唐舉上謂
公疑如喬嶽又似獅子王必須受應侯印審爾吾儕
小人可以鼓腹含哺矣仲淹向者虞其龍性乃聞湛
然冲然如謝傳終日無妄語將繇麴生爲木叉扞耶
昔讀馬新息傳論季良伯高事後季良以事見法而
伯高至二千石終謂爲知言及攷真誥伯高用謹信
獲度爲地仙乃知任俠之去道遠也弟雖已捨家入
觀爲元馭學士有晨昏戀不能被髮入深山僅作一

焚誦頭陀而已脫苦海却滯淤泥彼岸尚自遙邈可
歎可歎仲蔚墓草宿矣盲兒追欲得公文數刺促耳
境幸念之倘有以慰地下也適舊戍便附此併上
仙師集下不一

又

戍卒還致公手教初啓封而以碧帟署則大駭既讀
知太公之歸道山也酸鼻者久之念太公獲封時猶
盛年今者副八座開八表與太夫人差池蔗境公擁
笏垂魚率仲子以左右侍養倫常志物之備人世無
擬即太公履順而逝當無復小遺念虞公無涯之孝

思有不容三公易者此非筆舌所可釋也聞夏來意
病用艾至百壯雖已全復不無有關肺腑公之身天
下萬世身也惟小自消息以全大孝貞比轉入一室
焚誦之暇閉目冥坐酒取敵寒不過三勺食取禦饑
不過二簋然輦臙絕矣筆硯行且焚棄而獨以千里
之外生乎故人地下托不能一一都謝卒讀公教則
既命之其若荒落何家弟愛身而能知足得小幾微
迂遂投劾耳非以爲名高也公煢然在疚而能念之
即爲道尊意無詞絮酒托之一介不能如南州躡屩
千里如何如何餘不具

又

惟是太公大故貞不能倣南州故事一絮酒新都之
几而乃勞次公直杖千里扶服稽拜公力疾而命之
辭又副之大幣以地下爲托母論不佞竊從子弟行
即所不欲效犬馬之報於知己者有如日所愧三載
來讐睨筆硯等之娥睅捧心而惴畏其鑿劇驕不我
受役者久矣抑諺有之物無兩太是以太陽麗天燭
火歛熄公如欲不佞吐一言何不小制口腕而務極
千古之變如茲狀哉即不佞何以屬橐鞬焉有潘之
恒者致其家狀誄輓之類凡數十篇即自抑以下駟